

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倪永良, 唐娟莉*

(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服务满意度;幸福感;农村居民;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F299.1;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3)03-0050-13

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国民幸福,幸福成为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陕西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国民幸福感并未随之得到有效提升,反而出现了“幸福停滞”的增长困局^[1-2]，“Easterlin悖论”已出现^[3]。

为了纠偏“幸福停滞”的增长困境,陕西省政府更多地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来改善居民幸福水平,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为了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出现重大转变,“三农”支出力度不断加大。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是全面小康最直观的“落差”和人民群众的民生痛点,必须以农村饮水安全、村内通

组道路、动力电等为重点,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补强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以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让亿万农民群众真正受益、长久受益,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一进程中,陕西省政府的财政支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0年一般公共服务和农林水事务公共支出分别达到528.47亿元和742.25亿元,近些年其资助范围和支持力度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也随之提升。那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停滞的情况下,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对不同群

收稿日期:2022-06-0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陕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同关系及实现路径研究”(2022D016);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陕西区域创新能力与效率评价及耦合机制研究”(2021KRM137);西安石油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乡村振兴与产业扶贫”(2019QNKYXTD21)

作者简介:倪永良(1984-),男,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和财务管理;唐娟莉(1983-),女,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与区域经济等。E-mail: juanlitang@126.com

*通讯作者:唐娟莉

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回答和思考这些问题,对改进政府公共治理、提升广大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福祉、实现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更直接和更有效地促进与提升,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基于多样化偏好^[4-5],公共物品种类越丰富、结构越合理,居民主观幸福感越明显,也就是说,居民的快乐和满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6]。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7]。然而,公共产品的恶化、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的下降是造成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的重要原因^[8]。

第一,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9-10],政府主要是通过提供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强其幸福感和“获得感”^[11]。因此,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可以显著增加居民幸福感^[12],比如增加医疗^[13]、教育^[14]、基础设施^[15]、社会保障^[16-17]、公共文化^[18-19]等生存和发展型的公共产品支出能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而犯罪率、环境污染等公共服务是居民不满意和不幸福的主要来源^[20]。赵洁等^[21]研究表明,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公共的教育资源、充足和便利的住房保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同时,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9]。程名望等^[22]研究发现,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 21.70%,每多购买一种社会保险,其主观幸福感提高 6.10%。此外,卿石松等^[23]研究了就业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工作是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且只有高质量就业才能提升幸福感;反过来,幸福感是否对就业有影响?答案是肯定的。幸福感上升不仅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同时也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24]。

第二,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文彬等^[25]通过从收入、就业、治安、医保、环保等方面构建政府绩效满意度指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满意度能显著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会显著提升个人的生活满意度^[26],进而会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也就是说,居民对社会保障^[27]、公共文化^[28]、公共产品^[29]等满意度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强。由此可见,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30-31]。

第三,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差异性。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具有差异性;同时,由于不同群体偏好的差异,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收入、城乡等方面:①区域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32],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的改善能显著增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居民的幸福感^[33],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地区居民幸福感影响较弱^[34];按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社会保障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35]。②收入差异。公共服务水平的上升能够带来低收入人群幸福感明显增加^[36],其中发展型公共服务与高收入人群幸福感的相关度更显著^[37]。具体而言,卫生保健支出给居民带来的幸福感存在一定差异^[38],即医疗卫生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作用不显著^[39]。③城乡差异。医疗卫生服务的改善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基本住房保障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加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9],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主要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抑制作用,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40]。④老年和非老年差异。医疗、公交、教育、福利 4 类公共服务设施^[41]、社会保障服务^[35]等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纵观已有研究,更多是基于国家层面进行的宏观考察,而从微观角度或者农民角度的考察相对缺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较多,而聚焦于某一地区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幸

福感的文献凤毛麟角。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从农村公共服务类型即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二是分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重点考察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

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机理分析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政府惠及民生工程的重要举措,成为实现国民福祉的重要战略。随着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高标准化,加之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的不断深入,政府非常重要的行政目标就成为如何给农村居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广大农村居民对政府是否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所作出的最终评价,是农村居民真实想法的体现,体现了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从农村公共服务不同类型看,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服务可以满足农村居民不同的期望需求。正是由于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农村居民在实现个人发展过程中不同层次的需求,所以公共服务满意度就会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公共服务消费能够给农村居民带来快乐与满足,与一般的私人物品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公共服务满意度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

第一,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都属于社会性公共服务,都具有直接消费的特点。增加教育^[42]、医疗卫生^[38]、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健康服务、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给农村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服务,创造安全、稳定、公平的社会环境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农村居民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消费的压力,降低农村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预防性储蓄,有利于农村居民健康、教育、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从而提高农村居民

幸福感水平。

第二,为了平衡公共支出结构,政府通常会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农村居民少付费甚至不付费就能享受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能够促进收入公平和社会公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可以有效地弥补和修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机会不公等所造成的幸福损失,增加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进而使农村居民在自身消费之外获得更充分的满足和幸福感。

当然,不同群体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农村居民的期望需求也具有差异性,因此,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般来说,高收入或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对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关注程度会比低收入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更高,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快乐与满足。同时,基于不同农村居民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需求程度的不同,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不同农村居民的幸福促进效应有所差异。因此,在消费和享受社会性农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高收入或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程度可能要比低收入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更高。

第三,农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来水、交通、通讯等都属于农村基础设施范畴,为农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条件保障,可以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已有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凸显^[33]。一般而言,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数量越充裕,农村居民获得的满足程度或效用水平就越高。然而,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对低收入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带来的满足程度可能会显著增加^[33]。随着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高标准化,公共服务供给种类越丰富、结构越合理、质量越高,农村居民的幸

福感越强,也就是说,政府能否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居民的快乐和满意程度^[6]。因此,从农村基础设施满意度对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看,低收入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对基础设施的偏好可能会明显高于高收入或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

第四,政府通过劳动就业财政支出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也会为有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使农村居民能够快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更快地获得满意的工作,提高其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从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以上分析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但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服务在满足不同群体农村居民需求上具有差异性,因此,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

三、模型、数据与变量

1. 实证模型

本研究采用 OLS 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来实证检验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构建的 OLS 回归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Happiness_i = \alpha + \beta Pserv_i + \gamma_i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中: $Happiness_i$ 代表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 个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程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得到; $Pserv$ 代表各类农村公共服务,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8 个方面, β 表示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X' 表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矩阵,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经济地位评价等; γ 表示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ε_i 表示随机误差项。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 2020 年 7-8 月在陕西省陕南(安康、商洛)、关中(西安、宝鸡)和陕北(榆林)3 个区域组织实施的实地调查数据。根据被调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此

次实地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 5 个市中各抽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县区,每个县区中抽取 3 个具有代表性的乡镇,每个乡镇中再抽取 3 个代表性的自然村,最后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自然村选择 10~13 个农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抽取了 562 个调查对象。此次实地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满意度,即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另一方面是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评价(如家庭生活、健康、工作、邻里关系等)、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情况;此外,对农村居民的基本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在此次实地调查中,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表达清晰的成年农村居民进行访问,并剔除 70 岁以上农村居民,以避免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偏差。最终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513 份。

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幸福感。本文未采用以往研究中对于幸福感的 5 分量表的衡量方式,而是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受量。具体而言,生活满意度主要包括健康状况、邻里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和睦、主要工作、社会安全、生态环境满意度及其工作收入合理度评价 8 个指标,积极情感主要包括是否经常感觉心情平静、是否经常感觉充满活力、是否对自己有信心 3 个指标,消极情感主要包括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感到身体累坏了的频繁程度、感到精神疲惫的频繁程度、感到“我再也受不了了”的频繁程度、感觉精神压力大的情况经常发生吗 5 个指标。本文对以上指标进行了数据处理,其中生活满意度方面,对于健康状况、邻里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和睦、主要工作、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满意度评价,将非常不满意赋值 1,比较不满意赋值 2,一般赋值 3,比较满意赋值 4,非常满意赋值 5;对于工作收入合理度评价,将非常不合理赋值 1,不合理赋值 2,合理赋值 3,非常合理赋值 4。积极情感方面,对于是否经常感觉心情平静和是否经常感觉充满活力,将从不赋值 1,很少赋值 2,有时赋

值3,经常赋值4,总是赋值5;是否对自己有信心指标,完全没信心赋值1,有一点信心赋值2,有较大信心赋值3,完全有信心赋值4。消极情感方面,对于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感到身体累坏了的频繁程度、感到精神疲惫的频繁程度和感到“我再也受不了了”的频繁程度,将从不赋值1,很少赋值2,有时赋值3,经常赋值4,总是赋值5;感觉精神压力大的情况经常发生吗,将从未有赋值1,几乎没有赋值2,有时赋值3,经常赋值4,一直如此赋值5。同时,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测算农村居民幸福感。

(2)核心解释变量:农村公共服务。本文选取的农村公共服务变量主要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

村居民劳动就业8大类。本文将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表述为“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的总体满意程度如何?”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法,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为1~5。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也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43-45]。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本文考虑引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家庭人均收入、政治参与、社会经济地位评价、社会阶层评价、社会公平评价。以上3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村居民幸福感	综合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	-8.20e-08	0.461	-1.525	1.601
农村基础教育		3.327	1.324	1	5
农村医疗卫生		3.185	1.352	1	5
农村社会保障		3.113	1.305	1	5
农村基础设施	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为1~5	3.185	1.280	1	5
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		3.115	1.241	1	5
农村基本住房保障		2.934	1.356	1	5
农村社会管理		3.127	1.241	1	5
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2.865	1.290	1	5
性别	男性赋值1,女性赋值0	0.511	0.500	0	1
年龄	17~30、31~40、41~50、51~60、60岁以上依次赋值为1~5	2.719	1.240	1	5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本科以上依次赋值为1~5	2.918	1.136	1	5
婚姻状况	已婚赋值1,其他赋值0	0.864	0.344	0	1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赋值1,非党员赋值0	0.062	0.242	0	1
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赋值1,无宗教信仰赋值0	0.107	0.310	0	1
家庭人均收入	全年实际家庭人均收入(万元/人)	2.127	2.366	0	25
政治参与	参与投票赋值1,未参与投票赋值0	0.460	0.499	0	1
社会经济地位评价	较低、差不多、较高依次赋值为1~3	1.706	0.553	1	3
社会阶层评价	赋值1~10,数值越大,社会阶层越高,其中1表示社会最底层,10表示社会最顶层	4.353	1.579	1	10
社会公平评价	非常不公平、比较不公平、一般、比较公平、非常公平依次赋值为1~5	2.834	1.235	1	5

由表1可知,陕西省农村居民幸福感均值为-8.20e-08,标准差为0.461,最高水平为1.601,最低水平为-1.525。同时,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综

合测算结果看,其幸福感水平为0.061 173,表明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一般水平,且差异较大,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农村公共服务总

体满意度均值为 3.392,农村基础教育满意度均值为 3.327,农村医疗卫生满意度均值为 3.185,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值为 3.113,农村基础设施满意度均值为 3.185,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满意度均值为 3.115,农村基本住房保障满意度均值为 2.934,农村社会管理满意度均值为 3.127,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均值为 2.865。由此可见,目前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各类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保证各项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有效供给。

对于控制变量,被调查者中男性比例稍高,占 51.1%;年龄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其平均值为 2.719;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其平均值为 2.918;86.4% 的被调查者已婚,6.2% 的是党员,10.7% 的有宗教信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其人均年收入仅为 2.127 万元;46% 的被调查者参与了村委会选举投票,农村居

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一般水平,其均值为 1.706;农村居民大多处于中下阶层,其均值为 4.353;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普遍较低,其均值为 2.834,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平建设。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克隆巴哈)系数为 0.772,KMO 值为 0.869,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3 609.343,其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问卷的信效度较好。

1. 全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判断,其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相关系数

	幸福感	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医疗卫生	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	农村基本住房保障	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幸福感	1.0000								
农村基础教育	0.169 8 *	1.000 0							
农村医疗卫生	0.191 0 *	0.694 2 *	1.000 0						
农村社会保障	0.284 4 *	0.615 3 *	0.654 9 *	1.000 0					
农村基础设施	0.222 1 *	0.547 3 *	0.553 4 *	0.584 9 *	1.000 0				
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	0.238 2 *	0.607 3 *	0.557 9 *	0.654 4 *	0.617 2 *	1.000 0			
农村基本住房保障	0.232 4 *	0.556 1 *	0.636 4 *	0.639 0 *	0.535 7 *	0.568 6 *	1.000 0		
农村社会管理	0.258 3 *	0.608 4 *	0.582 1 *	0.690 7 *	0.554 2 *	0.606 9 *	0.666 4 *	1.000 0	
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0.263 3 *	0.488 1 *	0.512 9 *	0.662 5 *	0.492 9 *	0.611 4 *	0.632 5 *	0.657 3 *	1.000 0

注: * $P < 0.01$ 。

由表 2 可知,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8 个方面的相关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同时,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接下来,本文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来解释说明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农村公共服务的类型上即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

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8 个方面来实证分析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判断哪种农村公共服务类型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由于涵盖的变量较多,即农村公共服务类型 8 个方面,加上控制变量共 19 个变量,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检验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表 3),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干扰。由表 3 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 < 3 ,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值为 1.75,说明方差膨胀因子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方差膨胀因子

变量名称	方差膨胀因子	方差膨胀因子倒数	变量名称	方差膨胀因子	方差膨胀因子倒数
农村基础教育	2.42	0.412 4	受教育程度	1.61	0.619 2
农村医疗卫生	2.63	0.379 6	婚姻状况	1.03	0.970 0
农村社会保障	2.95	0.339 5	政治面貌	1.10	0.909 0
农村基础设施	1.97	0.507 8	宗教信仰	1.04	0.959 7
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	2.42	0.413 0	家庭人均收入	1.23	0.811 9
农村基本住房保障	2.50	0.400 1	政治参与	1.11	0.901 0
农村社会管理	2.69	0.372 3	社会经济地位评价	1.28	0.783 8
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2.38	0.419 8	社会阶层评价	1.22	0.816 4
性别	1.09	0.919 1	社会公平评价	1.17	0.854 6
年龄	1.46	0.687 0			

表 4 给出了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第(8)列分别报告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8 大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

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偏好具有差异性。说明这 8 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农村居民对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越高。这表明提高 8 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使农村居民幸福感得到提升,就需要政府增加这 8 类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表 4 8 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农村基础教育	0.024 ** (0.011)							
农村医疗卫生		0.033 *** (0.011)						
农村社会保障			0.046 *** (0.012)					
农村基础设施				0.039 *** (0.012)				
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					0.045 *** (0.012)			
农村基本住房保障						0.040 *** (0.011)		
农村社会管理							0.037 *** (0.012)	
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0.040 *** (0.012)
性别	0.058 ** (0.029)	0.064 ** (0.029)	0.057 ** (0.029)	0.057 ** (0.029)	0.062 ** (0.029)	0.054 * (0.029)	0.056 * (0.029)	0.059 ** (0.029)
年龄	0.001 (0.056)	0.001 (0.056)	-0.001 (0.055)	0.010 (0.055)	0.003 (0.055)	0.001 (0.055)	0.001 (0.056)	-0.002 (0.055)
年龄的平方	-0.002 (0.010)	-0.002 (0.010)	-0.003 (0.009)	-0.004 (0.009)	-0.003 (0.009)	-0.003 (0.009)	-0.003 (0.010)	-0.002 (0.010)
受教育程度	0.008 (0.016)	0.010 (0.016)	0.011 (0.016)	0.008 (0.016)	0.010 (0.016)	0.009 (0.016)	0.008 (0.016)	0.007 (0.016)

续表 4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婚姻状况	-0.002 (0.042)	-0.004 (0.042)	-0.005 (0.042)	-0.008 (0.042)	-0.003 (0.042)	-0.005 (0.042)	-0.002 (0.042)	-0.008 (0.042)
政治面貌	0.007 (0.062)	0.007 (0.061)	0.003 (0.061)	0.003 (0.061)	-0.007 (0.061)	0.004 (0.061)	0.006 (0.061)	0.003 (0.061)
宗教信仰	-0.081* (0.047)	-0.073 (0.047)	-0.072 (0.046)	-0.074 (0.047)	-0.077* (0.046)	-0.073 (0.047)	-0.077* (0.047)	-0.078* (0.047)
家庭人均收入	-0.007 (0.007)	-0.006 (0.007)	-0.005 (0.007)	-0.006 (0.007)	-0.007 (0.007)	-0.004 (0.007)	-0.006 (0.007)	-0.008 (0.007)
政治参与	0.008 (0.030)	0.004 (0.030)	0.010 (0.029)	0.006 (0.030)	0.012 (0.029)	0.007 (0.030)	0.008 (0.030)	0.008 (0.030)
社会经济地位评价	0.061** (0.029)	0.059** (0.029)	0.055* (0.029)	0.053* (0.029)	0.060** (0.029)	0.051* (0.029)	0.056* (0.029)	0.056* (0.029)
社会阶层评价	0.021** (0.010)	0.019* (0.010)	0.019* (0.010)	0.019* (0.010)	0.018* (0.010)	0.020** (0.010)	0.022** (0.010)	0.021** (0.010)
社会公平评价	0.246*** (0.012)	0.245*** (0.012)	0.239*** (0.012)	0.245*** (0.012)	0.243*** (0.012)	0.244*** (0.012)	0.241*** (0.012)	0.241*** (0.012)
常数项	-0.989*** (0.114)	-1.006*** (0.114)	-1.009*** (0.112)	-1.008*** (0.113)	-1.024*** (0.113)	-0.993*** (0.112)	-1.001*** (0.113)	-0.981*** (0.112)
F 值	41.80	42.47	43.49	42.85	43.27	43.07	42.53	42.98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 ²	0.521	0.525	0.531	0.528	0.530	0.529	0.526	0.528
调整 R ²	0.509	0.513	0.519	0.515	0.518	0.517	0.513	0.516
均方根误差	0.323	0.322	0.320	0.321	0.320	0.321	0.322	0.321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由表 4 可知,农村基础教育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居民对农村基础教育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越高。可能的解释是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条件和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学杂费的减免及其营养早餐工程等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此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基本得到了妥善解决,因此,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农村医疗卫生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村医疗卫生对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仍需克坚攻难,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参合率 100%,实现了全覆盖,保障能力显著提高。新农合的实施,使得农村医疗卫生得到了较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进而提高了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足程度,从而其幸福感得到提升。

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是 8 大类公共服务中对农村

居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越能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表明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服务能够给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特别是能够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缓解其生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经济地位、教育对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保障农村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福利,从而提升其幸福感。

农村基础设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正相关,说明农村居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越高,则其幸福感越高。近些年,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旨在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来水工程的修建,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而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045,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说明对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满意度越高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越高。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农村居民不再满足于

基本生活需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和体育锻炼方面的需要。近些年,国家在投入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外,对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给予了关注,在农村固定场所修建文化娱乐设施,基本满足了农村居民对体育锻炼等方面的需求,进而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农村基本住房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40,其影响也不容忽视。近些年,国家对于农村基本住房问题给予了关注,并实施了危房改造工程、移民搬迁工程等,改善了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提升了农村居民住房品质,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住房需求提供了有力保证,从而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农村社会管理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村社会管理满意度越高,越能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农村社会管理主要是为了保障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通常农村社会管理越好,农村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社会安全性越高,农村公共卫生越好,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就越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也就越高。

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在1%水平上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的农村居民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较小,但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后,就可以获得相对更好的就业机会,缓解其就业不顺或没有就业的焦虑。因此,劳动就业服务对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控制变量中,8个模型中性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的幸福感较高。究其原因,在新时代,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逐渐走上了社会工作岗位,追求经济的独立,不再依附于男性,于是女性付出的努力更多,同时,女性还需要照顾老人、子女和料理家务等,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压力,从而降低了其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评价在8模型中均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为复杂,因为农村居民的“攀比”心理较强,可能会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同村或邻村的居民进行对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从而提升其幸福感。

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差异性^[46]。社会阶层评价在八个模型中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说明社会阶层评价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阶层的高低决定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威望,能否得到别人的尊重,从而会影响其幸福感。8个模型中,社会公平评价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6、0.245、0.239、0.245、0.243、0.244、0.241、0.241,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公平评价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实际生活中,农村居民追求社会公平,常常会追求公共服务的均等,如果农村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感到不均,其幸福感就会下降,因此,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农村居民人人都能基本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以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在第(1)(5)(7)(8)列的4个模型中,宗教信仰在10%的水平上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且系数符号为负。与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相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一般不会信奉宗教,反而在遇到重大疾病、灾难或不顺利的事情时可能会选择信仰宗教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负向影响。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家庭人均收入和政治参与变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 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不同群体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农村居民的期望需求也具有差异性,进而使农村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区分地区、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实际上是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上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重要性的先后顺序。本文在此并未全部使用8大类农村公共服务进行分析,而是选择了其中的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3种类型来进行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在所述的8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中,农村社会保障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农村医疗卫生的影响虽然相对较小,但农村医疗卫生对农村居民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主要是从地区、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将农村

居民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具体而言,地区上划分为关中、陕南和陕北 3 个地区,收入水平划分为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 <1 万元)、中等收入(1 ≤ 家庭人均年收入 <3 万元)和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 ≥3 万元),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低学历(初中及以下)和高学历(高中及以上),其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公共服务各类型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组别	农村基础 教育	农村医疗 卫生	农村社会 保障	控制变量	<i>F</i>	<i>P</i>	<i>R</i> ²	调整 <i>R</i> ²	均方根 误差
关中	0.028 (0.018)			已控制	14.18	0.000	0.478	0.445	0.345
		0.032 * (0.018)		已控制	14.28	0.000	0.480	0.447	0.345
			0.033 * (0.019)	已控制	14.27	0.000	0.480	0.446	0.345
陕南	0.017 (0.019)			已控制	15.40	0.000	0.516	0.482	0.325
		0.025 (0.019)		已控制	15.58	0.000	0.519	0.485	0.324
			0.056 *** (0.019)	已控制	16.65	0.000	0.535	0.503	0.318
陕北	0.027 (0.020)			已控制	24.23	0.000	0.793	0.761	0.235
		0.041 ** (0.020)		已控制	25.10	0.000	0.799	0.767	0.232
			0.023 (0.021)	已控制	23.95	0.000	0.792	0.759	0.236
低收入	0.032 * (0.019)			已控制	19.00	0.000	0.615	0.582	0.307
		0.054 *** (0.019)		已控制	20.19	0.000	0.629	0.598	0.301
			0.049 ** (0.020)	已控制	19.60	0.000	0.622	0.590	0.304
中等收入	0.023 (0.017)			已控制	20.38	0.000	0.522	0.496	0.317
		0.014 (0.016)		已控制	20.21	0.000	0.520	0.494	0.317
			0.057 *** (0.017)	已控制	21.98	0.000	0.541	0.516	0.310
高收入	0.033 (0.029)			已控制	8.22	0.000	0.480	0.421	0.348
		0.050 * (0.029)		已控制	8.49	0.000	0.488	0.431	0.345
			0.049 * (0.029)	已控制	8.47	0.000	0.487	0.430	0.345
低学历	0.026 ** (0.013)			已控制	35.59	0.000	0.545	0.529	0.314
		0.031 ** (0.013)		已控制	35.87	0.000	0.547	0.531	0.313
			0.048 *** (0.013)	已控制	37.18	0.000	0.556	0.541	0.310
高学历	0.017 (0.023)			已控制	11.55	0.000	0.516	0.471	0.336
		0.037 * (0.022)		已控制	11.96	0.000	0.525	0.481	0.333
			0.040 * (0.024)	已控制	11.94	0.000	0.524	0.480	0.333

从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看,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为显著。这说明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低收入和低学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促进关中和陕北地区、低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对提升关中和陕南地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表明农村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和低学历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偏好具有差异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具有直接消费的特点,这三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农村居民子女教育、“看病难、看病贵”、老年人养老难等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即能够减轻农村居民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消费的压力,意味着间接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农村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预防性储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不确定是农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而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五、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利用陕西省 513 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8 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

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主要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偏好具有差异性。

(2)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低收入和低学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促进关中和陕北地区、低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对提升关中和陕南地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2. 建议

(1)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各级政府应增加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断扩大农村医疗卫生和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向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支持,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收入不稳定因素,实现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更直接和更有效的促进与提升。此外,需提高对低收入、低学历等农村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2)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断补齐与农村居民生活息息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村居民幸福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使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乘数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社会公平,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满足不同群体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3)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公共服务农民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在 8 大类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中,农村居民劳动就业、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民满意度较低,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

村居民劳动就业、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内容,以期实现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更直接和更有效的促进与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 BROCKMAN H, DELHEY J, WELZEL C, et al.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9,10(4):387-405.
- [2] 陈刚,李树. 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2(8):55-67.
- [3] 何立新,潘春阳.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2011,215(8):11-23,187.
- [4] BESLEY TIMOTHY, COATE STEPHEN. Centralized versus decentralized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87(12):2611-2637.
- [5] GNEEZY URI, STEPHAN MEIER, PEDRO REY-BIEL. When and why incentives (don't) work to modify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1,25(4):191-209.
- [6] SUJARWOTO S. Essays on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ervices and well-being in Indonesia[D].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3.
- [7] OISHI S, SCHIMMACK U, DIENER E.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al[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23(1):86-92.
- [8] SERGEI G, ZHURAVSKAYA E. (Un) Happiness in transi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23(2):143-168.
- [9] 丁述磊. 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视角[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1):77-84.
- [10] 廖福崇. 基本公共服务与民生幸福感: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J]. *兰州学刊*,2020(5):136-150.
- [11] 汤凤林. 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下的公共支出政策改革[J]. *财会月刊*,2019(12):147-153.
- [12] 种聪,岳希明. 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感提高?——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述[J]. *南开经济研究*,2020(4):24-45.
- [13] 李林,郭宇畅. 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 CGSS2013 和 CGSS2015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9(1):85-95.
- [14] BLANCHFLOWER DAVID, ANDREW OSWALD. Happiness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he paradox of Australia[J].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2005,38(3):307-318.
- [15] 彭代彦,赖谦进.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福利影响[J]. *管理世界*,2008(3):175-176.
- [16] 朱明宝,杨云彦. 幸福感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 CGSS2013 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7(3):52-61.
- [17] 何晖,李全胜.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保障研究*,2019(6):55-64.
- [18] 王秋.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明市 32 个乡镇 69 个村的实证分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7):96-99.
- [19] 曾鸣. 公共文化支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3):26-36.
- [20] REHDANZ KATRIN, DAVID MADDISON. The amenity value of climate to households in Germany[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9,61(1):150-167.
- [21] 赵洁,杨政怡.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基于 CGSS2013 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30(6):80-86.
- [22] 程名望,华汉阳. 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 2942 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0(2):46-61.
- [23] 卿石松,郑加梅. 工作让生活更美好: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J]. *财贸经济*,2016(4):134-148.
- [24] 李树,陈刚.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2015(3):62-74.
- [25] 李文彬,赖琳慧. 政府绩效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广东省的实证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3(8):53-57.
- [26] 周绍杰,王洪川,苏杨.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J]. *管理世界*, 2015(6):8-21.
- [27] 孙凤.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 *统计研究*, 2007(2):27-32.
- [28] 陈燕芽,郑永君. 公共文化供给如何改善农民生活——基于 267 村 3445 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分析[J]. *图书馆*,2018(4):44-51.
- [29] 祁玲玲,赖静萍.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J]. *学术研究*,2013(7):52-58.
- [30] 梁城城.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7(4):13-23.

- [31] 于洋航.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生活满意度与居民获得感[J]. 西北人口, 2021, 42(3): 78-90.
- [32] 伍如昕. 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3): 37-48, 67.
- [33] EPSTEIN LEE, JACK KNIGHT. Reconsidering Judicial Preferences[J]. Political Science, 2013, 116(1): 11-16.
- [34] 张辉.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社区治理与中国居民幸福感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14, 17(2): 75-98.
- [35] 许海平, 傅国华.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8, 20(1): 3-12.
- [36] 刘成奎, 任飞容, 王宙翔.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9, 21(4): 3-11.
- [37] 梁思源, 蔡子瑜, 樊红敏. 用发展型公共服务增进居民幸福感——基于河南省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调查数据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29(1): 100-107.
- [38] KOTAKORPI K, LAAMANEN J. Welfa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public health care[J]. Economics, 2010, 77(307): 565-583.
- [39] 汤凤林, 雷鹏飞. 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J]. 经济动态, 2014(4): 41-55.
- [40] 缪小林, 李闵.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6(11): 36-45.
- [41] 赵宇雯, 陈天, 臧鑫宇. 公共服务设施与幸福感相关性及其群体差异研究[J]. 建筑学报, 2019(S1): 26-29.
- [42] HESSAMI Z.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J]. Kyklos, 2010, 63(6): 346-382.
- [43] KNIGHT J, GUNATILAKA R.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 113-124.
- [44] JONGBLOED J, PULLMAN A. Well-be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the redistributive capacity of educ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6, 51(4): 564-586.
- [45] SUN S, CHEN J, JOHANNESSON M,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ubjective health status, age, sex, reg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study[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6(17): 833-873.
- [46] 周明洁, 张建新. 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21): 783-786.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A survey of 513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NI Yong-liang, TANG Juan-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513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using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on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8 aspects in rural area, includ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health care, social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public culture and sports, basic housing security, social management and residents labor employment. Moreover, based on the grouping by region,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ru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rural health care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ural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health care, social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public culture and sports, basic housing security, social management and residents labor employment in rural are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happiness, among which the satisfaction with rural social security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while that of rural basic education has the least impact. 2) Rural basic education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with low-income and low-education. Rural health care satisfaction has a high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rural residents in Guanzhong and northern Shaanxi, including those with low or high incomes and those with low or high education. Rural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ll samples (excluding northern Shaanxi).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 three aspects: furthe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making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happiness; rural resident; Shaanxi Province

【编辑 吴晓利】